



娃子你是谁?

走进川陕革命根据地特别报道

巴中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缔造者张崇鱼： 30年收录16.8万红军英名 13.8万人被刻进丰碑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
记者 谢颖 李兴罡 陈羽啸 钟雨恒
摄影报道



四川巴中南龛山风景区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,是全国知名红色地标建筑,黑色大理石碑上,镌刻着13.8万名红军将士的名字。每天,都有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、凭吊。

每逢清明等重要节日,家住南龛山下的张崇鱼都要爬上山,擦拭、抚摸石碑上的名字。熙熙攘攘的人流里,很多人并不知道眼前这位平凡老者的传奇故事。

今年85岁的张崇鱼,是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缔造者。60年前,因为现场聆听一位老红军的故事,红军精神在他心里扎下了根。56岁时,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,他开始四处奔走搜集红军将士的英名,为他们树碑、立传。

30年史海钩沉,张崇鱼将13.8万红军的英名收录进典籍,镌刻在丰碑之上。如今,耄耋之年的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“才做了体检,大病病莫得。”6月8日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再次见到张老,他依旧快人快语,但激动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,因为通过最近几年努力,红军名录已从13.8万人增至16.8万人。

60年前一堂课

让他萌生为红军树碑立传的想法

60年前,张崇鱼是巴中中学学生,学校请来一位老红军给师生讲课。课堂上,老红军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,他掀开上衣,身上露出10多道刺目的伤疤。在长征途中,老红军险些掉入泥潭,是营长伸手救了他一命。说起牺牲的战友,老红军嚎啕大哭。

在长达4个小时的讲述中,老红军不停地抹泪,师生们也跟着哭。那天,年轻的张崇鱼深受感动,他开始思考红军精神、理想信念这些严肃的问题。

1985年,张崇鱼再次被触动。在省人民医院,他听到一位老红军、英雄师长的传奇故事,在沙家店战斗中,这位老红军被打断8根肋骨。新中国成立后,这位老红军在遥远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干就是20多年。

作为后辈,我们该做些什么呢?张崇鱼心里萌生了为红军树碑、立传的想法。

56岁踏上“长征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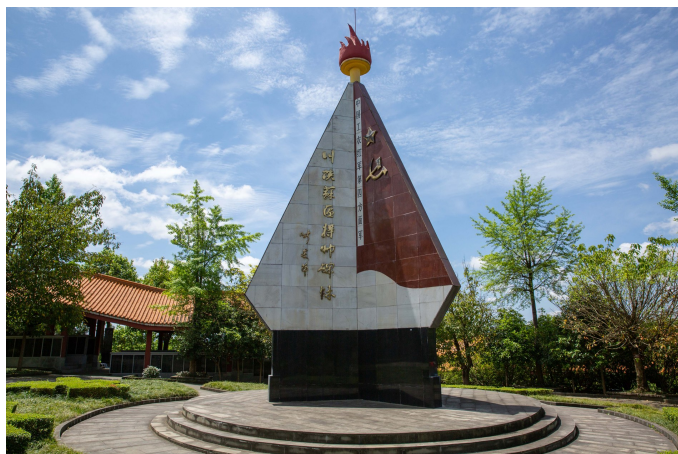
他曾收到全国来信重达30多公斤

1992年,红军入川60周年。已经56岁、在人大机关上班的张崇鱼,心中的那个念想破土而出。

都快退休的人了,还折腾啥?张崇鱼的决定,令熟悉他的人无不震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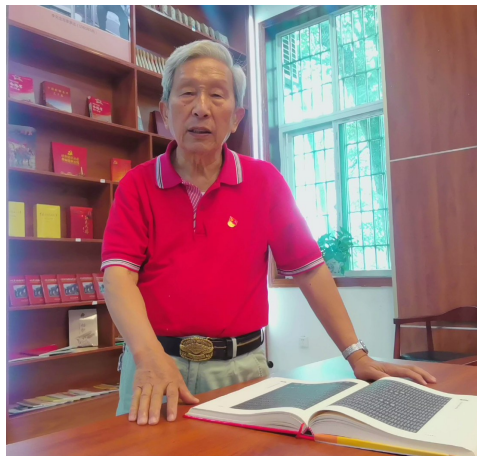
怀揣仅有的800元积蓄,张崇鱼踏上了碑林“长征路”。没有专人专款,没有办公场地,他和几位伙伴以巴中为起点,走出了搜集红军资料的第一步。

来源于巴中党史办公室的资料,让张崇鱼叩开了历史的大门,资料上记载了红四方面军部分将士的名字、籍贯等信息,他据此向全国各地发出3000多封信件。大部份信件都得到了积极回应,



▲ 将帅碑林烈士墙。

▲ 巴中南龛山川陕苏区将帅碑林。



人物名片

张崇鱼

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缔造者,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终身荣誉馆长,2021“中国好人”候选人,2021年5月被中央组织部确定为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拟表彰对象。

甚至有人多次回复,一来一往的信件总计3万多封。张崇鱼极为珍视,将每一封来信都小心保留下来,信件重达30多公斤。

几乎与此同时,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建设启动。1993年,为红四方面军立碑的申请得到省政府批准。“那时镇里穷,虽有政策,却无资金和人力支持。”张崇鱼回忆,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里,碑林终于破土动工了,建设人员在南龛山顶风餐露宿,没有节假日,每天工作至少10个小时以上,不计报酬的技工和民工有1000余人次。

行程超70万公里

住最便宜地下室吃随身带的干粮

在跨越数十年的历史长河里,打捞牺牲红军的名字,似乎比登天还要难。一些健在老红军散布在各地,去哪儿找他们呢?张崇鱼决定从史料中走出去,

开始大海捞针式的远行。

1993年开始,从成都到陕西、青海、黑龙江、新疆……张崇鱼跑遍全国20多个省区市,总计出行170多次,行程超过70万公里,拜访了1000多家单位和5000多位红军将士及亲属。仅北京他就去了40多次。为了节约费用,他常常住5元或者15元一晚的地下室,三餐主食都是随身带的干粮。

“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,全国各地开始普遍收集、编撰英烈名录。”张崇鱼说。在四川省委老干部局,他手抄3天,记录下1000多名红军将士的资料;在湖南省民政厅,他用5天时间抄写了2.8万余名烈士名录。一些战士很小的时候就参加红军,牺牲时连正式名字都没有,张崇鱼一边誊抄一边流泪。

找寻的过程十分艰辛。为了对历史和烈士后代负责,对一些比较模糊的

信息,张崇鱼反复查阅资料甄别、求证。有时,他还要扒开荒草搜索墓碑上的名字,或请地方政府加盖公章证明等。由于信息不准确或者发生变化,无功而返也是经常发生的事。

困难远非如此。在昆明、太原等地,张崇鱼的行为被疑为推销或行骗,他曾被拒之门外,甚至被移送派出所。曾经,一位嫉恶如仇的村民将他和他同伴锁在屋内,几个人惶惶不安通宵未眠。

吸取教训后,一份加盖有五个单位公章的介绍信,让寻访之路变得顺畅。

筹集建设资金

老红军及其后代给予了大力支持

碑林建设需要大量资金,老红军及他们的后代给予了大力支持。张崇鱼第一次出门20多天,就筹集了2000多元。通江籍老红军唐克新之子,专程从西安到巴中捐赠10万元现金,修建将帅碑林大门;上海98岁老红军夫人捐资10万元,为将帅碑林建起“锦鲤池”。

1995年开始建设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,也得到了全国各地老红军及后代的支持,馆内共收藏照片3万余张,纪念物品1.2万件,歌颂红军的楹联1万副,红军史料4亿字以上,以及近千名高级将领、红军将士、名人书家的题字题词。馆藏的一张“七大”党代表证和一张解放华北的军用地图,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近30年里,南龛山顶120亩的土地上,立起4000多块纪念单碑,形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碑林。蓝天白云下,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傲然挺立,环绕四周的两米多高黑色大理石碑上,13.8万红军英名分外醒目。

名录新增3万多人

碑林“长征”路暂时看不到尽头

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内,一部《英名壮巴山》,收录了13.8万红军的名字。“其中大部分是红四方面军的,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牺牲的烈士及后来去世的老红军,还有部分‘三红’人员。”张崇鱼告诉记者,“我们将他们的名字刻到碑上去,是为后辈提供一个良好的纪念和学习场所,提醒后人将红军精神永远传承下去。”

今年,张崇鱼的碑林“长征路”进入第30个年头。他每天依旧形色匆匆,30年的装束也从未改变:斜挎的一个小包里,装着笔记本和钢笔,还有一杯凉开水。

虽然已较少远行,但打电话或找上门来的访客却时常有。“他们讲述先辈的名字和事迹,希望先辈的名字也能够进入碑林。”张崇鱼说,红军后辈的期待、自身强烈的使命感,让他根本停不下脚步。

就在几天前,巴中市供电公司两位工作人员找到张崇鱼,说他们的爷爷是老红军,解放后在石棉工作并去世,希望爷爷能魂归故里。在查证属实后,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,碑林中又将新树起一块单碑。

“最近几年又新增了3万,总共16.8万人了。”红军英烈的名录还在加长,张崇鱼的碑林“长征”,暂时还看不到尽头。